



国家公祭
勿忘国耻

第二次高级幕僚会再次在中山陵蒋介石的办公室召开。

这次会议多了几个人，除了前面几个人，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和南京市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也参加会议，主题仍然是讨论南京的问题。刘斐把上次会上的意见重复了一遍后，蒋介石让大家发表意见。

“我看不妥，南京非固守不可！”唐生智首先回应刘斐的话，他说话时有些

20 谁守孤城

激动，“南京是首都，为国际观瞻所系，又是总理陵墓所在，如果放弃南京，我们这些一直跟随总理革命的人何以面对总理的在天之灵？我不同意刘厅长的意见！”说完他两眼盯着蒋介石，意思在问，你老蒋到底什么态度。

没有人再说话，因为除了谷正伦，其他人其实都早知道蒋内心所想了。

蒋介石出声了：“老唐的意见是对的，值得考虑，我们再研究研究吧！”

第二天晚上，幕僚会又在中山陵召开。唐生智的意见居然占了上风，因为似乎谁提出不守南京，谁就有些对不住总理孙中山的在天之灵。

唐生智是什么人？读者也许不知，其实唐过去一直是蒋介石的老对头，曾经参与过“讨蒋”运动，“讨蒋”运动失败之后就一直称病，蒋也没有好好对待过他。唐生智在失去兵权多年后，一直耿耿于怀，欲求再执兵权。他在军委会任执行部主任，虽在核心层，其实也是听命行事的角色而已。有人说此次“病鬼”唐生智那么慷慨激昂地要固守南京，目的是想从蒋介石手中夺回部分兵权。到底是真是假，蒋介石心里有数。

开第三次幕僚会之前，蒋介石已经拿定主意。不过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，会议一开始，他仍然问几名高级

同僚：“你们的意见想好了吗？”

唐生智还是第一个发言，固守南京的口气比前一天还要坚定。蒋介石瞅瞅何应钦等，问：“你们几个呢？”

没有人回应他。

蒋介石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看老唐兄的意见是对的。”突然，他转而又问：“谁来负责固守南京为好？”

大家看看何应钦，何应钦没吱声。徐永昌摇头，没有说话。谷正伦直着脖子，倒是想挺身而出，可又觉得自己可能不是这块料，便把目光移到刘斐身上。刘斐心里明白，他是个“主撤派”，委员长加总司令肯定不会让他留下的。

“说啊，谁留下来固守南京最合适？”蒋介石又问。

继续沉默。

蒋介石生气了，说：“如果没人守，那就由我来守吧！”

唐生智坐不住了，他站起来说：“委员长，你是一国之元首，全军之统帅，这回你不能身先士卒，独守孤城。若真没有别人负责，我愿意勉为其难，而且我向委员长和各位保证：我一定死守，与南京共存亡！”

蒋介石一听，似乎真的有些激动地走到唐生智身边，右手用力地拍拍这个曾经要把他“千刀万剐”的老对手的肩膀，说：“可贵可嘉！老唐兄精神可嘉！很好，就由你负责了！”

其实幕僚们心里明白，由唐生智出任南京守备司令，实在是太合适了，一是有个理由向外交代，二是即使战败，仍未真正伤及国民党军队之有生力量。

谁来守南京的大事便这么定下了。其实在这个时候，南京城已经出现混乱，原因是除了上海不断传来的坏消息，报纸把中央政府移驻重庆的消息也正式向世人宣布了。

老蒋都走了，我们留在南京不是死路一条吗？迁都的消息一旦被证实，南京市内人心惶惶，出现严重混乱现象。“仗还没有打，日本人还没有来，作为一国之首都乱成这个样子还行吗？”蒋介石听了特务组织头目戴笠等人的报告，非常气愤。

“我要跟外面说一说！”蒋介石决定召开一次记者会，表表自己对南京和时局的态度。于是11月25日，当时的路透社这样报道：

今晚蒋委员长接见外国新闻记者时声称，吾人坚信，公理终必战胜强权，抗战到底至最后一寸土与最后一人，此乃吾人固定政策……

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蒋介石还在自欺欺人。他这么说，无非就是想尽力安抚民心，然而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他这叫“睁着眼睛说瞎话”。

（摘自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》何建明著 湖南凤凰教育出版社 出版）



浪漫巴黎
似梦非梦

叶子通过那个尖嗓子女人，找到了母亲曾居住过的房子的二房东Susan。

二房东，就是从真正房东那里把房子租来再转租的人。听说二房东已是巴黎华人圈内一个不可或缺的行当。由于巴黎房源紧张，且租房手续复杂，许多初来乍到的中国人，语言不通，人生地不熟，有的没有合法身份，他们很难租到房子。因此一些精明的华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，他们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，

03 约见二房东

从房东那里低价把房屋承租下来，再高价转租。

一下课，叶子就赶往约会地点，Susan一见到她，劈头就问：“你叫什么，想租什么样的房子？”

“对不起，Susan，我不是来租房的，只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，两年前住在202……”

Susan故意拿腔拿调地说：“打听人，打听人哪有白打听的！”

“只要有她的下落，我愿意付你钱。”

听到钱字，Susan突然笑了，态度也有些缓和，问：“什么人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她叫刘春，从江城来的……”叶子心又痛起来，她尽量控制着自己，对Susan讲起母亲的特征。

Susan吸完最后一口烟，扔掉烟蒂，用脚狠狠地踩了几下，抬起头对叶子说：“刘春，我不认识！”

“你认识房东吗？能带我去见见房东吗？或许房东认识我妈呢。Susan，只要你带我去见房东，我会付你钱。”

她盯住叶子，突然一笑，张口便说：“500欧元。”

这数额超乎叶子的想象，可一想到也许能通过房东得到母亲的线索，她什么也没说掏出钱包，把里面的钱全拿出来数了数，只有85欧元。她把钱递给Susan，说：“我今

天只带了这么多钱，全给你，算是定金，剩下的你带我去见房东那天，我会付清的。”

Susan接过钱迅速装进手袋里，头也不回地往地铁口走去。

两天后，Susan收了叶子欠她的415欧元，她带叶子来到一幢高楼前，说：“房东就住那幢楼里，等会儿你见了房东，有什么问题快点问，别让他啰唆。”

听她这样嘱咐，叶子感到有些惊异，Susan似乎对房东有些不敬。但她什么也没问，点头答应了。

门开了，屋中央有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坐在轮椅上，叶子发现Susan不满地白了他一眼。她对叶子说：“这就是房东黄先生。”又对黄先生介绍了叶子。黄先生咧着嘴，滚着轮椅来到叶子面前，上下打量着她。他的举动令叶子有些忐忑。他突然笑逐颜开，对叶子叽里呱啦地说了几句话，叶子一紧张，愣是没听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叶子正纳闷时，Susan板着脸走过来，把他推开。

“好啦，别在这儿招人嫌啦！她有话问你，你照直说就是了。”

听到Susan的呵斥，他的头耷拉下来，眼神也黯淡了许多。看到这情形，叶子有些怀疑他们俩的关系——到底谁是真正的房东？Susan对叶子说：“你跟他聊吧，半个小时后我回来。”

Susan走了，黄先生突然恶声恶气

地骂了一句“臭八婆”，接着，他不等叶子开口，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和Susan的故事。叶子几次想打断黄先生，但黄先生像不知道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似的，只顾自说自话。

Susan是他的房客，但不久就上了他的床，继而控制了他的一切……

“这么说，美丽城玛格日特路202号不是你的房？”叶子提高声音打断他的话。

突如其来的声音，让他愣了一下，抬起那双浑浊的老眼望着叶子。好半天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吼道：“谁说那不是我的房？那是我一年前买的！”

叶子听到他说那房子是他们一年前买的，而且是Susan一手操办的，她的心就凉了。她想自己十有八九被Susan骗了。为了见他们，她已逃了两次课，还赔上了母亲拼死拼活挣的欧元，她心里非常憋闷。他还在那里狂笑，叶子感到厌恶极了。

“你得意什么？”叶子身后突然有人说话，Susan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。她拉起叶子，说了声：“你该走了。”

叶子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下的楼，她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她想骂人，却鼻子一酸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来巴黎这么多天，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如此蠢笨，如此脆弱，如此不堪一击。

（摘自《假如巴黎相信爱情》欧阳海燕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）